



左縣話故

陈见昕

巴蜀書社

绵阳文史丛书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刘耀华

副主任

李孔定

杨培德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 然

邓宗奇

何志国

李武成

李健中

周克智

周明贤

南治平

曾广栋

蒋宗许

主 编

南治平

副主编

周明贤

曾广栋

序

师专陈见老以《左绵话故》为文，一开始就受到杨老云涛的赞赏与支持。稿成，陈朋老先生荐于文史委员会，治平南君转余细读，见胪列绵阳掌故胜迹，如数家珍，文笔流畅，条理清晰。全书亦史亦文，亦叙亦议。为史存真求实，为文情挚意切，为叙准确简炼，为议则委婉评说。读后令人颌首叹服。雷老金声见而爱之，欣然决定收入《绵阳文史丛书》，经治平君精心编辑付梓，乃剖璞见璧以问世。

“左绵”一词，出自左思《蜀都赋》。赋云：“於前则跨蹶犍群，枕轺交趾……。於后则却背华容，北指昆仑……。於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於西则右挟岷山，涌渎发川……。”这里提到的“跨蹶”、“却背”、“左绵”、“右挟”，都非专用名词的地名。如“左绵”是指蜀都东面绵连不断的意思。绵阳有“左绵”之称，可能源于唐朝大诗人杜甫所吟咏《姜楚公画角鹰歌》：“此鹰写真在左绵，却嗟真骨是虚传”。这里的“左绵”就可训为绵州了。但绵阳在历史上从无“左绵”的建置。既然杜工部以绵州在成都之东，而藉左太冲赋中名语入诗，后之墨客骚人也就纷纷效法，“左绵”一词无形间就成为绵阳的别号而流芳后代。

陈见老于早年受业于大学名师。在抗日战争时期即从事进步的新闻及教育工作，继之参加中共地下组织，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继续献身新闻及教育事业，数十年历经险困，“文革”的无法

无天岁月中，备受残酷迫害，几遭不测。离休后以耄耋之年。尤孜孜不倦，勤奋笔耕，书往者以为鉴，励来者以辛勤。跋语情绵，以涪渠二水汇于嘉陵之磅礴为喻，寄希望于故乡及第二故乡之读者：前溯历史二千余载，岁月沧桑；观今盛世，科学与经济腾飞，生气盎然；展望鸿图，前程似锦。总之，其拳拳爱乡之情，溢于言表，谅不负作者之殷切期望也。

《左绵话故》即将付梓，陈老嘱序。怎奈才疏学浅，难以画龙点睛，实有负重托，谨缀数言以告读者。

伯 黎 乙亥孟秋于涪渠暮秋陋室

题记：

发掘方志资料
纵观今昔变迁
话故从而知新
爱乡所以爱国

自序

我生长所在地的川东渠县，既是个富庶之区，又是个贫困大县。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却又难见什么现代文明。说富庶，是它农业素称发达，拥有多种矿产资源并都得到开采；还有便利的交通。说贫困，是它摆脱了二千多年封建剥削之后，竟在八十年代中期还戴着“稀饭县”的帽子成为国家级的扶贫县。它悠久的历史文化，主要表现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建立宕渠县以后的文物古迹，还保存着大片大量可供考察的遗迹遗物和历代渠县人继承的文化传统。不幸人穷志短，而今那个小小的县城虽然高楼林立，却是遍街的酒家、舞厅、镭射放映厅、卡拉OK、电子游戏室、弹子房，连文物保护单位的孔庙大成殿里也夜夜“蓬卡卡”。一位家乡文化工作者喟然叹曰：“渠县无文化。”然而一百三十万渠县人民勤劳朴实，忠厚善良，勇于在国家民族需要时，作出物力、人力乃至生命的慷慨奉献。

一九五八年因工作调动，我第三次迁徙定居于绵阳。从此生活在这川西北咽喉重镇的年代，远超我于解放前在家乡度过的岁月。三十多年来我熟悉了这里的一切，更爱上了这里的山水风光和乡亲父老。我服务于这里的人民，与甘为家乡人民出力流汗的思想感情毫无二致。尤为不能忘怀的是：一九四九年冬，我与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在故乡从反动派的监牢出来迎接了解放。在第二故乡，在众所周知的疯狂年代里，我又被抓入了花果山监狱。继后，得力于一位同日出狱的医师的抢救，血管里输入了绵阳人民的血，我才得以

幸存。所以，故乡赋予了我生命并在那里获得解放；第二故乡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和第二次解放。故乡，第二故乡，在我生命和政治生命中，都有着同等重要意义。因而我对相距三百余公里的两地，都倍感亲切，都从内心迸涌出对两处故土同样深沉的爱。

为了能给乡土多作一点微薄的奉献。我于七年前离开工作岗位后便开始了对两处乡土历史的探索。先后读了渠县的旧志和新志，读了清《直隶绵州志》和民国《绵阳县志》，以及有关地方的其他史志资料。越读我越加深了对两处乡土的认识，更感受到两乡历史对我的启迪，使我从一些困扰的思索中解脱出来，或者说避免了老年易有的昏愤，尚能保持清醒。

我国的社会制度在四十六年共和国诞生之日，就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伟大变革。但历史是延续的。新中国不仅建立在旧中国的滥摊子上，而且孕育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中。中国在东方，而东方是世界的一隅。中国，今天的新中国，都是在纵横的时空交织里而存在而发展的；绝对不可能因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割断那纵横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摆脱相互影响。我们摒弃了的东西，不但会在一定的气候里泛起沉渣，它甚至本来就还潜藏于某些杳见，尤其是脑袋里。而窗子打开了，也难免不飞进几只苍蝇。由于这些东西的作祟，于是逐渐滋长、演变为今天的某些顽症。

人们都深情地怀念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留恋五十年代公而忘私的广大革命干部和良好清新的社会风气，从而偏激地慨叹乃至咒骂什么什么“今不如昔”，什么什么就是不如外国等等。当然，要消除这类慨叹与咒骂，途径很多，如读点中外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能起到很好的作用；能读读地方志，也能获得对某些困惑的解答。我的这一认识当早为前辈或今之高明者所指出，我之如此云云乃是浅显的老生常谈。但耳闻目睹今人所发的“越×越×”之类的慨叹或咒骂，在不同层次年龄中的人都为数不少。甚至认为那些“顽症”已成为“不治之症”，似乎国家、社会已“危

乎殆哉”了！是这样吗？其实，我们就从地方史志资料来看看古今演变，即可知今日某些不良现象乃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根源，绝非新制度、新社会、或尚未完善的新制度新社会的产物或副产物。如其同意我这一孔之见，我坚信：我们所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一切新生事物，终将在本可避免而毕竟未能避免的失误、挫折中，或一再经历风风雨雨的征途上，如层层干部都能以身示范并带领群众做到令行禁止，则必将战胜一切土洋邪恶而逐步完善起来，健壮起来。我对两个家乡的前景都很乐观。

所爱弥深，期望弥殷。因而我在读志时偶有所得，在查证正史或有关著述核实的基础上，写的这束小文，都落足于一个“话”字，与两地老乡共话桑梓，共话古今，倘有一二句尚可入耳，足矣。同时，各篇先后写成，有些不免已时过境迁，我的看法已落后于现实，为了保留当时的本来面目，也来不及一一改写，希谅。

在写作与出版过程，得诸多同志的斧正与帮助，谨致诚挚谢意，并盼读者能不吝赐教。

作 者 乙亥秋七九初度于左锦

目 录

第一辑 左绵风光掠影

- | | |
|----|--------------|
| 1 | 汉阙之误与迷 |
| 5 | 翻开三国历史画卷的富乐山 |
| 8 | 富乐山摩崖和黄炎培诗 |
| 13 | 古扣参今富乐 |
| 16 | 子云亭的疑问 |
| 18 | 蒋琬墓有面镜子 |
| 20 | 西山摩崖 |
| 22 | 何家山汉墓群 |
| 25 | 越王楼的悲剧 |
| 27 | 北亭与王勃 |
| 29 | 望江楼圯而不朽 |
| 33 | 古渡东津 |
| 35 | 碧水寺绝在水碧 |
| 37 | 古碑的沉浮 |
| 39 | 六一堂和欧阳修 |
| 42 | “思贤堂”好 |

44	环楼更增秀
46	涪城沧桑
48	城非堤不完
50	芙蓉溪与春酣亭
52	丰谷有井时
55	南塔写云天
57	小瀛洲
59	天泉
61	白衣庵
63	北河义渡
65	绵阳独有的李杜祠
68	张飞遗迹 汉隶珍品
71	镇江楼上看绵阳
73	申明亭
75	仙人桥小议
77	平政桥的颂歌
79	川西北第一公园
81	祷雨辄验
84	农为本 水当先
86	共护古木
89	街谈巷议

第二辑 左绵人物春秋

93	良医郭玉
95	状元于环及其他
98	帝胄刺绵
100	苏状元秉公主考

102	议建苏祠
105	保境卫民的高定子
108	魏了翁与绵州
111	无欲则刚
112	口碑
114	廉吏
116	青天
118	孝子·死囚·诗人
121	重建州城的刘印全
124	三世牧绵
126	一幅难得的流民图
128	州县官捣毁神像
130	李鼎元奉派册封琉球王
132	孙鸿勋与越南
133	左绵书院主讲严履丰
135	儒商
137	张秀熟评价孙桐生
141	修堤反丢官
143	丰谷两颂州判
145	两件皮衫的故事
147	钦定“自治”在绵州
148	屠刀下的慈善
150	科举废后办学校
152	纪律严明唯冯军
154	张百祥绵阳宣布独立
157	宋哲元与绵阳
159	图书馆的嚆矢
162	民国县令谥

- 164 荒政
166 践踏《州志》

第三辑 在左绵话故土

- 171 街
177 衙
180 桥
185 庙群
193 渠县盐
198 游八濛
207 杨森曾在渠县窝藏吴佩孚
209 军阀屠刀下是血泪
216 纂修新志不易 以瑜掩瑕亦难

225 渠涪汇嘉陵
——代跋

汉阙之误与谜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的汉阙，现存二十七处，绵阳近郊有其一。这就是大约建造于东汉末期，经历一千七百多年的雨雪风霜和日光曝晒，今仍屹立于芙蓉溪仙人桥右靠 108 国道边，成为富乐山风景区前沿重要景观的汉阙。它备受学者专家和旅游人士的关注。但迄今尚无一个准确名称。见于门首《简介》和宣传媒体或口头称呼的“平杨府君阙”，实为人云亦云的误称。

考察者早已得知，此阙建造后约三百一十年左右的南朝梁武帝（萧衍）大通三年（公元 529），被人在其上又镌刻（《简介》谓为“增刻”，笔者认为实系窜刻）了佛、观音和其他图象及文字。这应视为对原阙的破坏。所以它早非原貌。

据史志工作者研究，我国金石学及有关的重要著述，如北魏郦道元（466—529）的《水经注》、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及其子欧阳棐的《集古目录》、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无名氏的《天下碑录》，直至南宋洪适（kuò）于乾道三年（1167）成书的《隶释》等，均无关于绵州汉阙的记载。

再过十三年，洪适的《隶续》才收录了此阙铭文，为“平杨府君叔神”六字。释文是“右平杨府君叔神文字，盖汉神道。所刻者，石缺不全，莫知为何人。汉字存于今，鲜矣。譬之麒麟一毛，虬龙片甲，皆可贵也。”这说明距今八百多年前，其铭文已残缺不全，且这首见的铭文搜集者，距梁人窜刻后已六百多年了。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录存的铭文中并无“汉”字。释文所谓“汉字存于今，鲜矣”的“汉”字，乃谓汉代的字，不能据此说成“汉平杨府君”。

其后，同为南宋人娄机编撰的《汉隶字源》（亦简称《字源》），收录了“平杨府君叔神”六字，并进而说明此阙在绵州，更说明了此六字“刻于石阙椽首”。这很重要。因一般汉阙都是在阙身正面镌刻阙主的身分（包括地名与官衔）及姓名。建阙之初，断不会让阙身保持素平，而只把应刻的铭文刻于屋顶部分的椽头上。这仅见椽首残剩六字，或可推断为梁人窜刻此阙时，铲去了阙身铭文。不过从此阙砌法看，对铭文全称的原有位置，也还有探讨余地。此阙基本为东西向相距二十六点二米的南北二阙，并均为母子阙，除屋顶各有残缺，基本保存完好。阙身的砌成，母子阙均为由下而上用石块叠成。母阙一至五层各为厚度大体一致，宽度相等，长度为五长五短，交互累砌，第六层则为一与长短石拼接等长之巨石压其上，这就增强了稳固度。子阙既低于母阙，砌成其阙身五层石料，长厚均为较短小的单个条石，而非长短交互叠砌。如此，明显看出母阙阙身正中，均有横竖砌接缝，颇不利于在正中镌刻铭文。梁人除在一些砌成阙身的长短石块上，刻有若干龛佛及观音、文字之类，看不出凿去正中原有铭文痕迹。

州人、清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剧作家和藏书刻书家李调元（1734—1802），于乾隆四十七年遭权相和珅陷害，流放新疆伊犁，途中获知母病，经新任直隶总督袁守侗等奏准朝廷，五十岁时（1784）削职还乡。他在家潜心著述的同时，还竭力编纂了大型丛书《函海》四十函，共八百五十二卷。其第二十一函为《蜀碑记补》十卷。他所记补的绵州汉阙铭文，则为“汉平杨府君叔神道”八字，其释文也录入《汉隶字源》的“刻于石阙椽首”六字，还说明《隶续》“止有平杨府君叔神”六字。但为何在“平”前增一“汉”字，在“神”后增一“道”字？他未说明缘由。我同意《蜀汉史迹论考集》中《也谈绵阳汉阙“阙主”》一文的分析：即洪适官居宰辅，不一定到过绵州。他所搜集的汉隶资料，很可能由提供者辗转抄写后，只有六字了。而李调元既是绵州人，早年在州治就读于涪西书院；晚年返乡又曾来州

治游览诸名胜古迹，因此他记录的八个字，可信来源于实地观察。但也不无疑问：他既认同“刻于石阙椽首”，而椽首的“汉”、“平”二字不相联属。《蜀碑记补》关于此阙的条目，书为“汉平杨府君叔神道”，在无标点符号运用的当时，见此八字，则既可理解为“汉”代的“平杨府君叔神道”，也可误为此八字即为阙铭文全文。现阙顶椽头既在“汉”、“平”二字间坏烂一字如初，当以按前一理解为宜。李是治学严谨的学者，断不会置缺字不顾而径名之曰“汉平杨府君叔神”，或再按常理在“神”后增一“道”字。

如果按雅安高颐阙的模式，阙身铭文也以同样字数分刻于椽首，则绵阳此阙椽首共二十二个，铭文就该二十二字，今仅见“汉”“平”二字。除在此二字间明显缺一字，其后尚应有十九字，补足李调元见到的“杨府君叔神道”六字，尚缺十三字。“汉”后所缺一字，理应与“平”联成地名。故“汉”后不再有“故”字。阙铭不用“故”字的例子是有的，如渠县两处受国家重点保护的汉阙之一的“沈府君阙”即是。此阙东西两阙俱存，东阙阙身正面为“谒者北屯司马都侯沈府君神道”。西阙为“汉新丰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如绵阳阙现存“汉”字后尚有“故”字，那么“平”就应与其后紧接之缺字联成地名，“平×”之类的地名很多。但这种可能性被李调元所记“平杨……”排除了。关键是：《隶续》与《蜀碑记补》所录，都是“平杨”相联属的二字。

而更大问题的出现，是清嘉庆版《四川通志》，其所载绵州汉阙的铭文，虽说明录自《蜀碑记补》，但“杨”却变为了“阳”。繁体字仅为部首“木”与“卩”之差，不知是抄录还是刻版的错误？如系由编撰人更改，理应注明其依据，且汉字通假之说亦不能成立。大约七十年后的同治版《直隶绵州志》，对此阙的记载，则明显依据《四川通志》，除照录“阳”而不顾可以查到的《隶续》及《蜀碑记补》等书原文均为“杨”，还将《汉隶字源》的“刻于石阙椽首”一语，改为“刻于石阙”。这一改动，就让人以为是刻于阙身的铭文了。1933年成书的

《绵阳县志》，照录《州志》，虽说了“汉”“平”二个瓦当式隶书间坏烂一字，并不联属，也未引前人著作说明“阳”原为“杨”。州、县志既均如此，“杨”误为“阳”就很少人知道了。所以，由于文字及实物资料不足，史志工作者对此阙主为谁得出定论以前，可以肯定当前对此阙的称呼有误：一是“平阳府君”，“府君”前应是阙主的姓，而“平阳”则似府州县地名，怎能把一个府、州、县称为“府君”？二是“杨府君”错为了“阳府君”。错“杨”为“阳”，我不同意说《四川通志》主编非为笔误或“用心良苦”，似有所本。古代学者即便有一孔之见，要改变前说，也必抒发己意或阐明依据以为变更之佐证。而《直隶绵州志》之照录，反不如其后《县志》照录时态度之客观。像这种辗转传抄致误的例子，屡见不鲜。过去省、府、州、县编纂志书，全由地方最高官员领衔主纂，具体撰编缮录人员造成的文字笔误，梓行后才发现或迄未发现，引用者便以讹传讹了。因而绵阳汉阙，我以为不应再称“平阳府君阙”，而应复原为“杨府君阙”或“杨叔阙”。

至于“杨府君”或“杨叔”其人的为官地点（即×平）为何？官名全衔怎样才能填妥所缺的十三个字？都还是谜。史志工作者尚在深入考究。绵阳文物管理所的同志最近还在南北阙间进行了发掘。虽都还未作出阙主为谁的结论，而有关学术界本此求索精神，或终将完满解答此谜。

我建议为绵阳汉建盖护阙亭。让此文物瑰宝的历史价值和学术、艺术价值永存。

· 翻开三国历史画卷的富乐山

从公元 220 年至 265 年，魏、蜀、吴三国鼎立争雄的史页，是在绵阳富乐山翻开的。

富乐山原名东山，又名第一山，在城东近郊。山上原有如意观，是传说中西汉仙人李意期修道处。此地水环山抱，林壑清幽。早为涪城游乐胜景。东汉献帝（刘协）建安十六年（公元 211），益州刺史刘璋，为进击割据汉中的叛将张鲁，遣军议校尉法正迎来豫州刺史刘备。刘璋自成都来到涪城，就选择了这里作为会见之所。他们在盛宴畅饮中，刘备赞叹了一句“富哉，今日之乐乎！”后来他成了蜀汉的开国之主，当地便因人名山，叫它“富乐山”。清代绵州人孙松生的《富乐怀古》说：“避暑偶留一戏语，千秋佳话悬崖题。从此青山名富乐，后世因之建楼阁。”

真是“偶留一戏语”么？当刘璋得知曹操派钟繇向汉中征讨张鲁的消息时，感到对他不利而恐惧。他的别驾从事张松向他分析道：“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如果因张鲁的资助而进取蜀土，谁能抵御？”刘璋说：“我也正为此忧虑而无计可施呢！”张松说：“刘豫州是你的宗室，又正是曹操的仇敌。他善于用兵。如果让他去讨伐张鲁，张鲁必被击破，益州的防备就可转危为安了。”刘璋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派法正前往。而这已是法正第二次出使了。这之前，张松和法正已在私下议论刘璋，认为他优柔寡断，不足有为。就曾说服刘璋派遣法正去结好于刘备以拒曹操。法正归来，向张松盛赞刘备大有雄略。两人就“密谋协规，愿共戴奉。”所以，曹军指向汉中的消息，更促成法正衔命往迎刘备。法正此去，不仅带了四千人的军